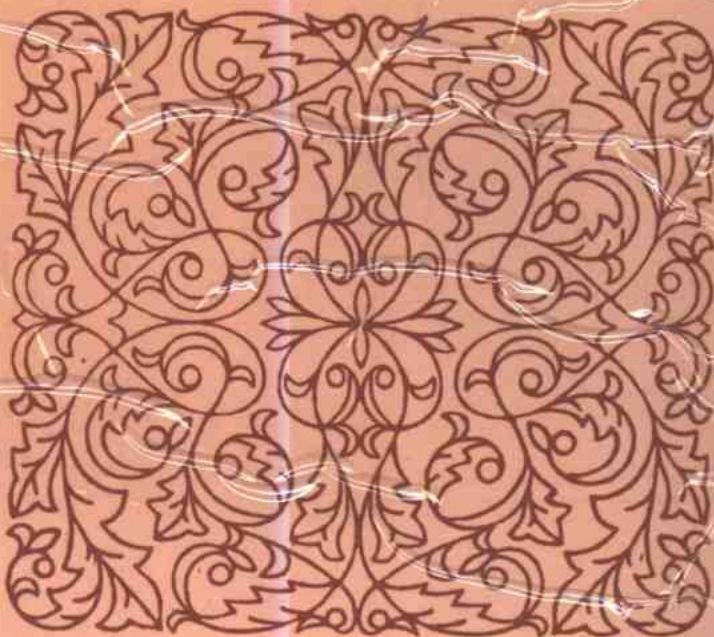


民國叢書

第五編

• 48 •



民國叢書

第五編

· 48 ·

文學類

上古秦漢文學史
漢魏六朝文學
中古文學史
唐代文學史
五代文學

柳存仁著
陳鐘凡著
劉師培著
陳子展著
楊蔭深著

上海書店

陳鐘凡著

漢 魏 六 朝 文 學

中華民國十二年九月再版

每本定價大洋四角

編輯者 劉 師 培

版 權

所 有

發行者 國立北京大學出版部

印刷者 國立北京大學出版部

編主五雲王
唐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學文朝六魏漢
著凡鐘陳

路山寶海上
館書印務商

者刷印兼行發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初月十年八十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THE LITERATURE IN HAN WEI AND
SIX DYNASTIES

By

CHEN CHUNG FAN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29

All Rights Reserved

本書據商務印書館1948年版影印

呂序

『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曰：爲其漸近自然。』天下惟自然最美，人工修飾之物，總不如自然的有天趣，所以文章要貴天籟。但是自然之美，發達到一定程度時，加以人工修飾，又是勢所必至的。這個，正代表着自上古至兩漢文學發展的趨勢。

最古的文字，我們現在已經看不見了。或者亦可以說現在還沒有發見。我們所看得見的最古的文字，大約可分爲三類：一種是金石刻文，和尚書中真正出於古書的一部分，這是散文。一種如老子之類，這是口訣。一種如詩經中較古的一部分，（詩歌的初起，其美是只有其音節的，辭句並無甚意味。而且往往三重四複，並沒有說出什麼話來，如詩經中之采蘋即是。）這是詩歌。都是很質樸的。散文要到戰國策，歌詠之類要到易文言，韵文之類要到楚辭，才算較爲發達。（此以大體言，詩經中較後起的一部分，自亦包括在內。大抵詩經中，風是較元始的，雅頌是較後起的。）這都是春秋戰國時代的事。秦漢之世，還是循着這個趨勢前進。散文如賈、董、司馬氏等，固然是意無不盡。詩歌出於較通文墨的人的，則由四言發展爲五言；其存於農夫野老婦人孺子之口的，則爲漢武帝時所采的趙、代、秦、楚之謡，後人以其機關之名稱之，謂之樂府。

這時候的文章，完全是出於自然的，出口成章，並不加以修飾。然而經過一個時代，人工

的修飾，就要隨之而起了。這一個運動，使文字的數目，大大增加。又把一部分古語，代替了當時的言語，使言文漸漸分離。這一個運動，把文字的內容擴大了，却使其趣味減少。

秦漢時代的字書，我們所知道的，有李斯所作的倉頡篇，趙高所作的爰歷篇，胡毋敬所作的博學篇，合計三千三百字。（其中本有複字，後已被揚雄換去。）揚雄所作的訓纂篇，二千四十字。班固所作的十三章，七百三十二字。合計六千七十二字；現存的說文解字，則其部數爲九千三百十三，可見字數的逐漸增加。這種增加的字，果何從而來呢？我們試看東漢、魏、晉時崇尚古文學的人，每每訾議人家不識古字，如尚書僞孔安國傳序說：「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這固然是野言，然其說亦必有所本。篆隸之異，只是筆畫形狀，識隸書的人，斷無不識篆書之理。然則所謂時人不識古文者，與其說是字體的改變，還不如說有許多廢而不常用之字，又給好古的人去搬出來了。漢書藝文志說：「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而揚雄傳說：劉棻嘗從華學作奇字，所謂有用，就是日常使用的，所謂奇字，就是不甚行用的，如現今所謂業經死去的文字了。這許多字，給做文章喜歡博洽和生僻的人，又通統搬了出來。然而還不止此。三國吳志處翻唐注會稽典錄說：孫亮時，有山陰朱育，少好奇字。凡所特達，依體象類，造作異字一千名以上。可見當時好奇字的人，還有自造新字的。（當時好辭賦者，多稱其能多識鳥獸草木之名，此等名詞中，必多新造之字。）把已廢不用的古字，通通搬了出來，再加以自己之所造作，其所做的文章中，人

家不認得的字，自然多了。我們現在讀漢賦，生僻的字極多，就是爲此。這種趨勢，在做文章的人，除使人震驚其博洽，及感覺一種生僻之趣外，並無別種意味。

還有一種，便是所謂爾雅運動。雅與夏即係一字。大概古代音讀之殊，以楚夏爲兩大宗，亦即如今南北方言之異。因文明程度的高低，在古代的趨勢上，早就以夏言爲正。所以論語上說：「子所雅言，詩、書、執禮，一而孟子譏許行爲『南蠻陋舌之人』。」然而到漢代，所謂爾雅者，已非復近於夏言之謂，而爲合於古語之意。公孫弘請置博士弟子說：「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之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陋，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史記樂書說：「今上卽位，作十九章，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誦講習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漢書王莽傳：莽頃符命四上，篇於天下，其文爾雅依託，皆爲作說。這所謂爾雅，明明都是近古之義。雅字何緣有古字之義呢？顏師古說：「爾雅，近正也。」蓋初以雅言爲正，而雅字遂引伸而有正字之義，其後改以古語爲正，爾雅之義，就從近正變爲近古了。在此趨勢之下，修辭造句，都可以古爲準，不顧其與口語合否，不但不以之自慊，而且還以之自矜，而言文遂漸漸分離。

言文的分離，和作文好用冷僻之字，不過使人見了覺得有一種新奇之感。順此趨勢，遂有造句亦務求其特別的。譬如揚雄諫止哀帝拒絕烏珠留單于來朝，書說：「往時嘗居大宛之城，距烏桓之壘，探姑繕之壁，籍蕩阻之場，艾朝鮮之旗，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

時之勞，固已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菑。唯北狄爲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縣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此中居城，踏壘，探壁，藉場，艾旃，拔旗，句句變換，以及犁庭，掃閭，雲徹，席卷等，都是有意選用的新奇可喜，富於刺激性的字眼，而句調亦極整飭，這都是有意爲之的。這種文字，在當時大約惟懂得小學，而又擅長辭賦的人，乃能爲之，『達而已矣』的文學家，都不能爲。我們讀此等文字，亦未嘗不激賞其組織的精能，極人工修飾之美，然而比諸衝口而出，純任自然的文字，總還覺得其天趣的不如。文章最精微之處，在於聲調。聲調之美，無過於太史公，這大約是講舊文學的人，十之八九，可以承認的。太史公的文章，聲調之美，原因何在呢？我敢說全在其基於口語。我們讀古書，覺得在先秦時代，句子的冗長，無過於墨子，在兩漢時代，則無過於史記。（足與史記並稱的，其實不少。如王充論衡，其辭句亦甚冗蔓。）墨子書句子的所以冗長，即因其上說下教，只求人之易解，而不求其美麗之故。史記句子之冗長，是人人所知，其實已經鈔寫的人刪節過了。真正史記的原文，比現在我們所看見的還要冗長一些，試看史通點睛所引可知。史公文字句子的冗長，無疑的，乃由其按照當時的口語寫出。此等文字，在言文業經分離，行文力求簡潔之世，文學家怕多數覺得其該刪改的，不過拘於尊古的習慣，少有人敢繼劉知幾之後而言點煩罷了。然而文章筆調最美的，却亦出於史記之中。試看太史公自序：『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

北涉汝、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尼困鄆、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印、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據問題於弗論，而這許多句子之中，除『年十歲則誦古文』，『於是遷仕爲郎中』，『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故發憤且卒』數語而外，無一句不有地名。使有意於做文章之人爲之，其聲調豈復可誦？即使勉強做到可誦，亦至多不至於棘口，要求誦之而覺其和諧宛轉，必不能了。而太史公却能之。此豈其別有繆巧，不過卽本於當時的口語罷了。無論那一種語言，都有其自然的聲調，自然的聲調，無不和諧宛轉，曲盡其妙，爲學做文章的人窮老盡氣所不能至，此卽所謂天籟，此卽所謂自然，爲人工修飾所萬不能及。現在守舊的人，極力反對語體文字，而不知其所認爲最美，奉爲典型，終身學之而不能至的，正卽若干年前的語體文字；而現在的語體文字，過若干年後，其中精美的，亦必爲後人所欣賞，一如吾儕今日之於先秦兩漢之書，（但鄙倍者除去。此則古文中亦有鄙倍者，不獨白話也。）雖事非吾儕所能見，而理却可以預決的了。

然當時的人，讀了此等文字，不過如我們今日之視語體文字，或者淺近文言，並不覺其如何美妙，而其所視爲美妙的，倒是加以人工修飾，使之與自然相遠的。於是用字務求新奇，造

句務求齊整，逐漸形成漢、魏時代的駢文了。駢文初興之時，去口語尚不甚遠，未至完全不適於用。到後來愈離愈遠，不但不適實用，而且其所謂美者，亦實在覺得索然了。於是又有所謂划除浮靡的運動，而韓退之遂被稱爲文起八代之衰。上古時代，文學漸次萌芽，到東周西漢之上而達於極盛。其時人工修飾之弊漸興，亦即自然之文體漸壞。至文體之壞達於極點，而文學變遷，實具有佛法上成、住、壞、空四種相，而先秦兩漢的文學史，該括著其中的前三種。

此時期的文學史，是非在文學上有相當修養的人不能做的。不憚舊文學不好，不憚新文學又不好。而且講到此時的文學，非略通古書義例不可，這又是不能不憚得考據的。要這三方面兼擅之才，却真不易得了。而這一部書就是其書。內容讀後自然見得，無煩我的徵引了。

三十年一月五日於孤島，武進呂思勉。

本書據商務印書館1929年版影印

漢魏六朝文學目錄

| | |
|---------------------------|-----|
| 第一章 緒論 | 一 |
| 第一節 漢魏六朝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 | 一 |
| 第二節 漢以前的文學界 | 四 |
| 第二章 兩漢文學(西元前二二〇六年至西元一九五年) | 九 |
| 第一節 漢代文學的背影 | 九 |
| 第二節 漢代辭賦 | 一一三 |
| 第三節 漢代詩歌 | 一二三 |
| 第四節 結論 | 一四五 |

| | |
|-----------------------|----|
| 第三章 建安文學（西元一九六年至二九年） | 四八 |
| 第一節 建安文學復興的原因 | 四八 |
| 第二節 建安文學的特色 | 五二 |
| 第四章 魏晉文學（西元二三〇年至四一九年） | 六七 |
| 第一節 魏晉文學變遷之原因 | 六七 |
| 第二節 魏晉詩的派別 | 七〇 |
| 第三節 魏晉賦及辭文 | 七七 |
| 第四節 魏晉小說及雜文 | 八二 |
| 第五章 南朝文學（西元四二〇年至五八八年） | 八五 |

第一節 南朝文學勃興的原因 八五
第二節 南朝文學的嬗變 八九
第三節 南朝文學的派別 九二

第六章 北朝文學(西五三九年至五八一年) 一一五
第一節 北朝詩賦 一一五
第二節 復古運動 一七七
第三節 寫景文 一七八
第四節 總論 一九

漢魏六朝文學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漢魏六朝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

宋人蘇軾作潮州修韓文公廟記，說：「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文起八代之衰。」依他的意見，自東漢以後，魏、晉、宋、齊、梁、陳、隋皆是中國文學史上的衰頹時期了。清人阮元力反其說，其擊經室三集文言說、書文選敍後等篇、推尊八代、至謂韓、蘇諸家奇偶相生之體，乃經也，史也，子也，不能目之爲文。甚至有人說：「八代之文衰於韓愈。」他們兩造這種極端相反地見解，究竟誰是誰非呢？我們研究古代文學的人，本應用冷靜的態